

■ 岁月回声 Memory

那年小升初

刘兰芳

那年暑期，我六年级毕业了，升学考试要到离家二十多里的中岗中学去参加。我们村小学六年级只有一个班，学校叫班主任老师带队去，没有车可乘，只有步行。因为路远，必须在正式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到达。伙食自理，有钱的带钱，没钱的带干粮。我把学校的要求告诉了父母。父亲说：“咱没钱，叫你娘蒸几个馍，你带着就可以了。”母亲接过话茬说：“咱家没有面了，你去和队长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借点麦来，等分粮时咱就还上。”一向很少开口问人家借东西的父亲，感到很为难，但为了让我考试能吃上白面馍，还是硬着头皮去借了麦。

暑假快结束时，我接到了焦坡中学的录取通知书。父母在喜悦之后，又发了愁，一是没钱去上学，二是没有被子给我带去。看到父母几天来一直愁眉不展，我向父母要求，不去上学了，在家干活，还能多分点粮食。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。正为开学缴学费发愁时，父亲遇到了秦怀玉老师。秦老师问我考中学的事，父亲告诉他，说我考上了焦坡中学。他听了很高兴，忙从衣袋里掏出两块钱说：“这给兰芳开学用吧！”他这举动如同雪中送炭，我父亲时常谈起，心中一直感恩着。父亲后来告诉我，两年后他才还上秦老师的人情债。

开学的学费有了，没有被子咋办呢？母亲就把她出嫁时穿的红棉袄——平时舍不得穿，放在大木箱里，拿出来对我说：“兰芳，你就当被子带着吧。到学校后，看看跟带被子的同学挤挤睡，等有了被子，我再给你送去。”

开学的当天晚上，我找到女生宿舍。那时因为家里穷，同学们基本上都是两个人“搭铺睡”——两条被子，一铺

一盖。我就在门边的一块铺板上坐下来，看了看寝室里那些同学，没有一个是认识的，因为升学时我校考取的女生只有我一人。

同学们渐渐安静下来，我背靠着窗边的墙壁，把红棉袄铺开，围在身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晚上的月亮，特别明亮，从窗外照在我睡的铺板上，把我的脚都照得清清楚楚。

不一会，进来一位老师，站在走道中间，对同学们讲：“我是你们的女生辅导员，姓袁，叫袁家本。今晚和你们见个面，明天就开始上课了，现在不要再说话了，准备睡吧！”袁老师讲完，刚要离开，转身看见我坐在那里，铺板上没有被子，便问我：“你的被子在哪？”我低头想哭，但还是忍住了。老师明白了，就立即安排靠着我铺板的同学：“你们挤一挤，这个小同学没带被子，叫她睡你们中间，互相照顾一下。”

老师的话音刚落，对面铺上的一位同学说：“老师！叫她来跟我睡，我自己一个铺。”在老师的劝说下，我含着眼泪，很难为情地走了过去。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才知道这位同学名叫曹克英，我们还是同一个班级的。那时，我们全校三个班的女生都住在一个大寝室里。曹克英因头顶部位生了秃疮，所以整天戴着帽子，夜间睡觉也不脱去。两年后，母亲才给我送去了一床新被子。当时，有同学劝我：“你有被子了，不要和她搭铺睡，你不怕惹上秃子？”我知道对我说话的同学是好心，但我做人不能没有良心！我和她一个被筒，一直睡到初中毕业。

后来因为继续升学读书，她没考取高中，我们就失去了联系。多年来，我心中一直感恩着她，在2019年的秋季我终于找到了曹克英姐姐，才得以偿还多年以前欠下的人情债！

■ 生活感悟 Awareness

雪落故乡

吴建

冬天的早晨，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的故乡，一片银装素裹。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初雪，小雪果然如约而至。乡间的小路上，远处的黛瓦上，菜园的青菜上，静默的枝条上，都轻敷着一层薄薄的雪，好似一个略施粉黛的素洁女子，恬静优雅。

这样的美景如今在故乡是难得一见的。年年暖冬，让雪花这一冬天的精灵很少光顾我的故乡了。所以我期盼下雪，早晨起来看到满世界的白雪，我忍不住惊奇地叫一声：“下雪了！”我轻轻地打开大门，一股寒风夹着雪花直往怀里钻。我信步走出院外，不撑伞，让雪花像顽皮的儿童一般扑向我。它们撞在我的肩上，停在我的头发上，栖息在我的衣服上。有时，我想抓住一朵玩赏，它却轻盈地一闪。我漫步在乡间水泥路上，正是冬闲，路上行人稀少，我独行在这漫天飘舞的雪花间，享受着雪带给我的惊喜和快乐。雪花轻盈地曼舞，时而密，时而稀，柔柔的，轻轻的，如白蝶翩跹，似琼花轻扬，袅袅婷婷，尽显美妙的身姿。白雪覆盖下的乡村，宛如一座童话城。

过了一會兒，雪慢慢地停了。一阵冷风吹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我转身回家，早起的母亲已将院子中间水泥地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只有水泥地两边的菜畦里还覆盖着白雪。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笑脸，阳光不是很强烈，但依旧能

感受到它的温暖。我搬来一张木椅，坐在门边，一边晒太阳一边欣赏这雪后初霁的美景。云层渐渐散去，阳光水银乍泄般地铺展开来，飞溅在白雪覆盖的屋顶上。白雪渐渐融化成涓涓细流，如同玩滑梯的孩子似的，调皮地顺着琉璃瓦蜿蜒而下，滴落在屋檐沟里，流向地面。而菜地里的白雪却不肯轻易消逝，无论阳光怎样放肆地照射它，它依旧静静地伏在菜叶上，不肯挪动半步。直到下午，它们才依依不舍地融化在地里。

我爱故乡的雪，始于童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儿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，整天寒风呼啸，三天两头下雪。虽然大雪很少，大多是小雪，但依旧能让我们享受玩雪的乐趣。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堆雪人，打雪仗，那时候只觉得下雪很好玩。看着洁白的雪地被我们踩得一塌糊涂，做教师的父亲意味深长地告诉我，雪不仅能给枯燥的冬天增加美感，更重要的是它能保护农作物，杀灭病虫害。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从此我便爱上了雪。长大以后，我在异乡工作，但每有下雪天，都要回老家小住两天，领略乡村白雪的美姿，回味乡村白雪的温情。

冬天的故乡，没有了花红柳绿，没有了硕果飘香，没有了河水潺潺，一切都显得单调而寂寞，沉闷而肃杀。但一场大雪，却让故乡鲜活起来。那飞舞的雪花，让故乡有了魅力和活力。

■ 园丁记 Gardener

特殊的学生

朱明君

记得我刚做教师那几年，遇到过一个小脑瘫的孩子。他爸爸在学校隔壁的上海中学教书，听说是位很好的老师。

这个小孩子是想要读书，每天一早他妈妈背他进教室，他坐在座位上，无法走动，经常趴着，然后看着别人玩耍，他笑。这个孩子，有一个单名叫“康”。每天第二、四节课他都例行要上一次厕所，厕所在一楼。我那时也年轻，23岁，有一把子力气，就按时背他下楼，来回也要花上十分钟。当时，我想这是举手之劳，虽然费点事，但也省掉了他妈妈来回奔波的麻烦。那孩子由于行动不便，比同龄孩子要胖，挺沉的。有时我也想：他父母真是自找麻烦。就这样过了三个学期，第四个学期开学，他就没有再来了。因为小脑不断萎缩，症状发展了，据说无法坐着了。

有一天我上课，他妈妈在窗外朝我招手，硬要给我两瓶鱼肝油——

当时这种卵磷脂是好东西，我实在推脱不掉，就收下了。后来放着不知不觉就过了好几年，在我换单位离职的时候在抽屉的角落里又看到了它。当时，他妈妈说了好些感谢老师的话，说感谢我没有拒绝孩子，也花了很大精力照顾他。我当时年轻，感觉生活总有重来的机会，对于人间的悲喜总是有些淡漠，没有那么多感悟。直到后来我做了爸爸，偶尔想起那个孩子才忽然体会到父母的心和那种感激，也许因为我给了那个小孩一次被平等对待的机会。

时间就像指缝里的水无法抓住，一晃好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小孩今年应该30岁了。想到我的背负也许曾经给了那个孩子些微的快乐，尽管我与他都是彼此生命的过客。许多年后他应该不会记得我的容貌，但或许他会记得：春天里，我背他去厕所时路过紫藤花架，我曾努力伸展身体让他亲手摘到过一朵紫色的鲜花。我想，师德其实是一种朴素的尊重，是对生命的理解和同情。



■ 影像 Photo

银装

摄影/李海波